

《文心雕龙》书名刍议

赵 坚

历来对《文心雕龙》书名之义，却乏解人，明人叶联芳说：

文生于心者也。文心，用心于文者也。

雕，刻镂也；龙，灵变不测而光彩者也，又笼取也。观夫命名，则其为文也可知矣。（转引《文心雕龙校证·附录》）

此论失之于拘，字字作笺，以终不明，而以“龙变”、“笼取”训“龙”，更属望文生解。

另一明人程宽说：

盖螺也，彩云已兆七龄之初，丹漆独随大成之圣，梦之所寄，心亦寄焉；心之所寄，文亦寄焉。其志固，其幽芳，其历时久，是故焕成一家，法垂百祀云。惜也道崇金声玉振，而谓雕琢性情；志雅炳德建言，而说知术拔萃；宗经而无得于《六经》，养气而固迷其正气；此刘子《文心》之所以为雕龙也。（转引同上）

程氏认为“文心”和“雕龙”，分隳两途，不能合辙，对“雕龙”表示出深深的不以为然

今人诠释书名之义，主要有来源佛典和来源《文赋》两种意见，而这两种意见的一致点，是认为作为两个独立词语的联合结构，“文心”和“雕龙”之间缺乏有机联系。

范文澜先生《文心雕龙注》引了晋释慧远的《阿毗昙心序》：

《阿毗昙心》者，三藏之要颂，咏歌之微言，管统众经，领其宗会，故作者以心为名焉。有出家开士，字曰法胜，渊识远鉴，探深研机，龙潜赤泽，独有其明。其人以为《阿毗昙经》，源流广大，难卒寻究，非瞻智宏才，莫能毕综。是以探其幽致。别撰斯部。始自界品，迄于问论，凡二百五十偈，以为要解号，之曰心。

范注暗示出“文心”得名所自。至于“雕龙”，范注转引黄侃《礼记》的说法：“此与后章文绣鞞悦离本弥甚之说，似大差违，实则彦和之意，以为文章本贵修饰，特去甚去泰耳。”而“文心”、“雕龙”两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，以及书名的意蕴到底应作何

解，均付阙如。马宏山先生似乎走得更远，他在解释“文心”一词时，拈出天台宗九祖湛然的《法华玄义释鉴》中一语：“玄义述于文心，文心莫过迹本”。因而遽下断语，认为书名直接渊源佛典，并以此作为《文心雕龙》基本思想是“以佛统儒”的佐证。

杨明照先生《文心雕龙校注》引《文赋》序“余每观才士之所作，窃有以得其用心”。说明“文心”即昉自“用心”。张国光先生接受杨注的说法，但却呵责刘勰“大量抄袭《文赋》的观点”、“书连名字也是袭自《文赋》”，而偏偏还“不予承认”，要以“琴心”，“巧心”来“支吾其词”。张先生接着又说：“看来如以‘文心’为书名，岂不言简意赅？可是刘勰却别生枝节，又缀上‘雕龙’二字，这不仅画蛇添足，而且简直是自相抵牾。”（上引俱见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》第四辑张文）

笔者对上述两种观点，都不敢苟同。

第一，《阿毗昙心》之“心”，可以训为“微言要解”，是佛家的某种智慧境界，和可以训为“为文之用心”的“文心”之间，看不出有直接的联系。

第二，《法华玄义释鉴》作于比《文心雕龙》至少晚二百多年的中唐，而所释之《法华玄义》亦成书于比刘勰要晚的隋释智顓、灌顶，都不足为据。

第三，《文赋》讲“用心”，主要是指怎样“放言遣词”、以意称物、以文逮意，和作文利害妍媸所由等的构思艺术问题，明显和刘勰“文心”所含蕴的“原道”、“征圣”、“宗经”诸犖犖大端不同。

《文心雕龙·序志篇》开首即论书名之义说：

夫文心者，言为文之用心也。昔涓子《琴心》，王孙《巧心》，心哉美矣，故用之奕焉。古来文章，以雕缠成体，岂（笔者按：《文心雕龙校证》释通“几”，是。）取矜夷之群言雕龙也。

笔者试着来分析作者本人对“文心”和“雕龙”所作诠释的意义。

刘勰不是一个哲学家。他的哲学观和自然观，基本上是杂糅《易传》、董仲舒、杨雄以及部分东汉

经学古文派思想而成的，也受过王充哲学思想的影响，但基本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阵营。他相信文德与“天地并生”，“性灵所钟”之人为“天地之心”；相信冥冥中存在着主宰“三才”的“道心”（亦即“神理”），它通过“龙图献体，龟书呈貌”，体现出自己的意志（若“乃河图孕乎八卦，洛书韞乎九畴，玉版金缕之实，丹文绿牒之华，谁其尸之，亦神理而已”。——《原道篇》）。但是“道心惟微，”一定要通过“玄圣”、“素王”的“创典”“述训”，即转化为“文心”，才能施教成化，“民胥以效”。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”（《原道篇》）非常概括地表述了这个“道心”通过圣人经典（凝聚为“文心”）得到阐明的过程。至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所谓“文心”，就是“原道”之心，就是“征圣”、“宗经”之心（因为圣的经体现着道），就是“谘诹六经”之心。“文心”——为文之用心——就要“光采玄圣，炳耀仁孝”（《原道篇》），就要“经纬区宇，弥纶彝宪，发挥事业”（同上）。这样，“文心”就能超脱有涯之生，传之无穷（“百龄俎影，千载心在”。——《征圣篇》）。

刘勰是个文章家，批评家。在“本道”、“师

圣”、“体经”的“文心”基础上，刘勰十分重视文章的藻饰采色。他标举“雕龙”，立志继承“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”的文统，认为孔子“独秀前哲”之处不单在于“谘诹六经”，也在于“雕琢情性”（《原道篇》）；他把“雕龙爽”、“谈天衍”与“惊采绝艳，难与并能”的屈原、宋玉并论。《宗经篇》说“扬子比雕玉以作器，谓五经之含文”，《正纬篇》说“芟夷譎诡，采其雕蔚”，《明诗篇》说“虽各有雕采，而辞趣一揆”，《诠赋篇》说“写物图貌，蔚似雕画”，《诸子篇》说“辩雕万物，智周宇宙”，《体性篇》说“故童子雕琢，必先制雅”，《风骨篇》说“孚甲新意，雕画奇辞”，《情采篇》说“雕琢其章，彬彬君子”，《时序篇》说“集雕篆之秩才”，《程器篇》说“雕而不器，贞于谁则”，看来刘勰对“雕”字有特殊喜爱，竟在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中使用达二十次左右之多。这会不会有“文采雕缛至上”之嫌呢？综观《文心雕龙》，刘勰是在“文心”的基础上言“雕龙”；换言之，“雕龙”是为阐述“文心”服务的。刘勰称“联辞结采，将欲明经”（《情采篇》），其自言昭昭，无须置辩了。

胡风笔名杂录

吴晓明

胡风，原名张光人，又叫张光莹，小名谷儿。1902年生于湖北蕲春县。有的资料说胡风本名为张谷作，这是错误的。据1972年5月21日胡风亲笔写的《简历》，有“原名：张光人”句。1979年10月初，胡风在应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的征求而写的一篇简历材料上，也写道：“胡风，湖北蕲春人。本名张光人。笔名还有谷非、高荒等。做职业翻译时用过张果。1902年生。”胡风口述的《关于‘左联’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》（《鲁迅研究动态》1981年1月25日，第一期）中，他自述用过“风”、“果”、“霏”等笔名。

除上述几个外，胡风其他的笔名还有一些。

“谷音”，胡风大革命失败后退走到武汉，他曾和湖北所谓的国民党左派——改组派的头头邓的民有过关系，但随即离去。政治上陷入了一个苦闷时

时期。“谷音”这个笔名便是“1927年在湖北《武汉评论》上写反动文章时用的（共三篇）”（《简历》），

“张古因”、“古因”。胡风1927年离开清华大学英文系，回家乡参加革命后，“受过一些波折。经过迷误（《胡风语》）他先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干事，而后“1927年约12月间，在国民党第三十一军政部（南昌）任中校宣传科长，历时一个月差两三天，离职。当时改名张古因”（《简历》）。“古因”便是他这段时期所用的笔名。这个笔名是胡风1927年底到1928年初在南昌的《野火》、《长天》和《第近周刊》上写文章时用的。1930年“文总”的机关刊物《巴尔底山》和“左联”的机关刊物《世界文化》上曾有署名“谷荫”的文章。这个“谷荫”有说询“古因”、“谷音”的谐音。1981年，笔者曾去信系问胡风先生的女儿张晓岚，她答复我说：“‘谷音’